

时光煮雨,静默花开

去年的今日小弟开着车载着我,由北向南驰骋在雨中的高速路上。或许是暂时离开了喧嚣的生活环境,心,在这次旅程中是如此平静、闲适和安逸。

车外,一排排青翠欲滴的风景树与我们背道而驰。纷纷细雨轻叩着玻璃,思绪在左右摆动的雨刮器中飘移。

近五个小时昏昏沉沉的心之旅目的地——宁城,终于到达了。虽然已过午饭时间,我却没有一点饿意。倒是辛苦了一路的小弟抚摸着饥肠辘辘的胃提醒了我。

吃过很多次麦当劳,都是一个味。我只要了杯现磨的原味咖啡,像是我此刻的心境。在淡淡的苦香中,思绪开始一点点地斑驳……

回眸经世岁月,从母亲腹中孕育到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,最快乐的莫非是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些父爱母宠长辈呵护的日子,那些蝴蝶飞舞绚烂的午后,那些你追我赶嬉戏的黄昏,那些天真烂漫的如花季节,都镌刻在脑海深处。若是真能穿越时光隧道的话,唯愿停留在那个年代,就像有首歌中唱到“时光

煮雨,你方散罢我登场的岁月不想长大,长大后你我已不属于自己……”时至今日,岁月已悄悄夺走了我的青葱,也夺去了我久久不能泯灭的纯真。

白云苍狗,我们从少年不知愁滋味,到懵懵懂懂的青葱岁月,再到为人父母承载家庭和职场拼搏成就中坚。每一步都标注着不同时段的人生轨迹。戏剧人生辉煌的背后其实历经辛酸,甚至伤痕累累。当耀眼的星宿退下青春舞台时大抵已是两鬓斑白、步履蹒跚,甚至独自神伤!可是,人生的旅程大抵如此,只有短暂的欢悦,没有一世的辉煌。但凡生活在凡尘俗世就无法逃离岁月的荡涤和现实的洗礼。人生舞台上,为求一方净土,成就一生安宁,今生信守着经世之道——不趋时、不唯上、不媚俗。无论时间的年轮怎么辗转,其实,浮华不过是一捧沙!

端起咖啡细品慢咽中,突然感觉:原来能静下来冥想是如此的美丽,宁静如此馨香,清新重复幸福,伤痛、纠结、困扰、喜忧、纷杂、忐忑,得与失、荣与辱、惜与弃、爱与恨,林林总总,安静地走开……

虽然已渐近不惑,却总以为自己还年轻。每每看到即将与我齐肩的儿子,顿觉不服老是不行的。我和妻刚刚过了水晶婚,一向细致的我,因为这个日子独在他乡,竟无法完成我们约定的纪念活动,自觉愧疚,但妻无半点怨言,反倒是一天几个电话的与我连线,捎来慰藉,也消除了我寂寞难耐的异乡生活。回眸15年的婚姻生活,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逐年提升。谈起婚后的生活,我和儿子是幸福而满足的。从着装到饮食,从应酬到花销,从娱乐到健康,等等,准确地说老婆是一个称职的妻子,更是一个细致的母亲。心底始终认为她是我和儿子最好的设计师和经纪人,我们是她旗下一名时而波澜时而平静的艺人,乐此不疲。而妻子却说她是我们家的保姆,是专门伺候我和儿子的廉价佣人,事实也大抵如此。

回眸逝去的青春,时光如电,岁月煮雨。其实,平静是安守本分,平静是随遇而安,平静是顺其自然,平静是值得我们享用一生的座右铭。倘若心如禅师,静默如水,花儿如何不开!



记忆深处

胡晓川

春雨丝丝如思亲泪

母亲名叫薛继华,1943年10月19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,因是女孩儿,且排行老大,刚一懂事,母亲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。母亲虽然没进过学门,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,但是,母亲勤劳、节俭、讲道理,讲规矩,深受乡邻的尊重。

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,仅有19岁的母亲,带着我姥姥陪嫁的一个木头箱子,与家境贫寒、前途渺茫的父亲结合在一起。父亲原在信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作,由于我爷爷是富农的原因,被打压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从繁华的城市到贫穷落后的农村,我爸犹如从人间天堂,一下子跌进永世不得翻身的十八层地狱。伤感、凄惨、绝望,父亲甚至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贫穷是多年来困扰我父母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家一直没钱财、没粮食、没衣裳。虽然母亲很勤劳、很俭朴;虽然,父亲有开车、修理机械的手艺,但随着我兄妹5人的陆续出生,家庭负担越来越重;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,农村社会环境越来越差。不准父亲外出,不准父亲参加各种会议,父亲只能待在生产队里,没日没夜地干着让领导永远不会满意的泥巴活。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母亲成了我家的避风港,成了我们胡氏家族的一面挡风的壁垒。

为改变家庭的困境,一到星期天、节假日,母亲都会给我找活干,以此来挣工分、分粮食。比如,一个早晨你必须捡一篮子猪粪,一个上午你必须扫一担树叶子,一个下午你必须割一筐牛草。当然,母亲奖惩

分明,任务完成了,她会奖你几分硬而去买故事书、作业本;任务差码大了,她会让你少吃一个馍,或少吃半碗米饭。母亲的这一规定直到农村分田到户才废止。到我长大成人后,母亲才告诉我,她之所以这样做,主要是让我不要忘记本,要知道父母的艰辛,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。到后来,即使参加工作以后,每年我还要回老家三五趟,参加田间劳作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我兄妹5人逐渐长大。在父母的操办下,我们一个个成了家,又一个个先后走出贫穷的家乡,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。操劳多年,已开始衰老的父母,慢慢丧失了劳动的能力,但是,由于不分昼夜的奔波劳作,父亲过早地患上了胃炎、腰椎增生等疾病。母亲的健康也令人担忧。1976年9月,母亲生下我的小妹后,因天热,穿单衣,睡凉席,洗凉水澡,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、关节炎。这两个可恶的病魔,一缠我的母亲就是几十年。

2002年端午节,一大早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,说我母亲早晨起床后突然晕倒,言语不清,行走不便。放下电话,我立即坐车回老家,把母亲送到县医院。经诊断,母亲患的是脑梗塞。为不给我和妻子增添麻烦,母亲在住了12天的医院后,硬是执着地要求出院回家。

初春的雨渗透着丝丝伤感,弥漫着些许惆怅。深夜,我坐在斗室里,静听雨声,一边抽着香烟,一边流着眼泪。可怜的母亲,出院不到一年,又突发了脑梗塞,仍是说话不清楚,行走不方便。我把父母接进了我在县城的家。在妻子、小妹等人的精心护理下,母亲的健康得到了好转。

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父母,有了笑声,有了歌声,有了精气神。

天有不测风云,2008年重阳节的中午,正在出差的我,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,说母亲在试穿新衣服的时候,笑着笑着就晕倒了。等我下午赶到县医院时,母亲安详地躺在重病监护室里。据医生们介绍,我的母亲是因一时激动,突发脑溢血,已无挽回生命的希望。

夜晚,在救护车的鸣笛声中,我们一起将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,护送回她生活40多年的老家——潢川县来龙乡杨双楼村。按照当地的风俗,在老家堂屋的空地上铺上一捆稻草,再铺上草席、被子等,母亲就这样和衣睡在上面。我坐在母亲的脚下,把母亲的双脚暖在我的怀里,借此给母亲传递能量。

2008年10月8日,清早6时26分,母亲在她的子女儿孙如鸿雁断肠的声声呼唤中,呼着长气,流着眼泪,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人间。

思念就像一座坟墓,母亲在里面,我在外面。母亲走了,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。6年多来,我没有母亲的呵护,也没有母亲的叮嘱,更没有母亲倚在门旁等儿下班回来的身影。

逝者如斯,滴血泣泪。儿子祝愿伟大的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快乐、永远幸福、永远安康!

诗品时空

长征中女红军之歌

(新声韵)

钱云飞

雾云压顶瑞金堪,上阵轻装毅力坚。
秀女尖兵明智理,红旗猎猎盼明天;
琴秋用计川军败,五百威风扬报端①。
淋雨湿身鸡落水,蓬头垢面树清廉;
二王最小冰河过②,百岁谢飞卒燕山;
病扶相依亲姐妹,衣衫褴褛雪山翻。
痛酸双腿千斤重,热水泡脚夜立眠③。
命大顽强凝会宁,丰碑闪烁竖天安!

注:①女红军独立师长张琴秋率500女战士与敌人周旋,令川军一个团倒戈,女红军大功扬名。②红军中王新兰只有9岁,王新国15岁。③长征中女红军钱希钧与危秀英学成夜站着睡觉的本事。

不扰

刘倩

不知不觉
不贪不念
我一直以为我已经把你遗忘岁月里
可为何午夜梦回
撕裂的过往踏至纷来时
可以轻易击碎深夜里的灵魂

倘若不知你的前世
又怎会深深眷恋
如若不贪明日天长地久
是否今朝还能看遍蛇蝎紫嫣红
厌恶把持不住的灵魂
却贪享来自你的致命温暖

回不到过去
亦到不了明天
我只愿徜徉在这墨色的夜中
再也不负你的清梦
我只愿徘徊在际遇的路口
再也不扰你的一生

